

袞雪齋藏鏡題識

阮廷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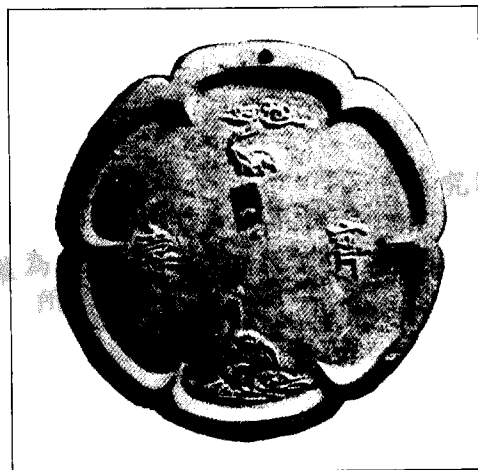
拙藏歷代銅鏡，將逾百枚，茲選擇具特色者若干器，爲之考論，以補苴我國銅鏡史料之未備，已詳本文，不煩贅述。其最可喜者，莫如南宋湖州梅鶴人物鏡之發現，可證時賢以湖州鏡均一律素地無文之說顯屬虛妄，爲研究銅鏡之一大收穫也。

唐龜鶴齊壽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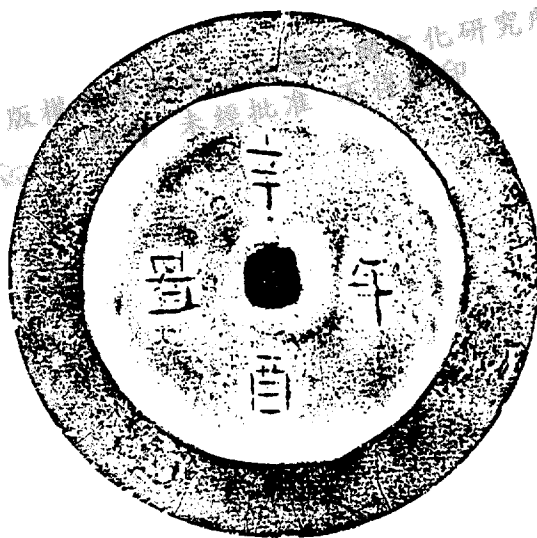


縱8.9cm 橫5.3cm

此器尖葉形，有柄。龜鶴紋，齊壽銘。與《小校經閣金文》(卷十六葉一百九)所載之唐龜鶴齊壽鏡相同，檢梅原末治《唐鏡大觀》則失載。齊壽銘辭，除此之外，域外惟高麗有之，《韓國의銅鏡》(葉二一五)所載一器銘辭雖同，然鏡形紋飾均已變易焉。



北宋辛酉紀年鏡



直徑10.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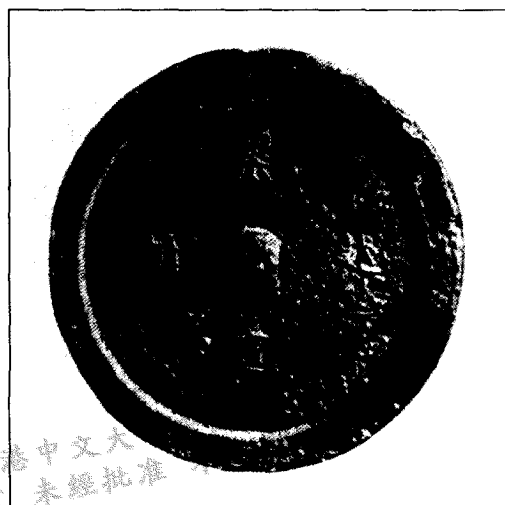
此器圓形，外區寬厚，內區有辛酉年置銘文。其文字結體，與《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四十三)所載一宋戊申紀年鏡內圈銘文，極為相似，鏡影如下：



國文化研究所
不得翻印

案宋有兩戊申，首戊申為太宗大中祥符元年，次戊申為高宗建炎二年，此為宋仿漢鏡，以宋鏡發展歷程覈之，則此戊申當屬大中祥符元年也，且其仿鑄之精，與漢鏡無異。《小校經閣金文》所載，乃出南昌徐氏(積餘)手拓相贈，又見《小檀樂室鏡影》(卷二頁三十八)、《中國古鏡拓影》第二分冊(葉一二六圖一四八)。徐氏即誤為漢鑄，其說云：「其紀造置之年，字體漸近真書，銘文中而宜文章之文字，又稍兼隸體，蓋六朝風格造尚庶此矣。」據此乃知鑒識之難，以徐氏於古鏡收儲之富，摩挲之久，尚不免漫言，餘可論哉。戊申紀年宋鏡年代既可推斷，則此辛酉宋鏡，亦出北宋，當為太宗天禧四年所鑄，其間相隔凡十二年。又檢《韓國斗銅鏡》(葉一八六)所載兩器，以鏡式及文字而論，與辛酉紀年鏡，率多相類，殆同一時之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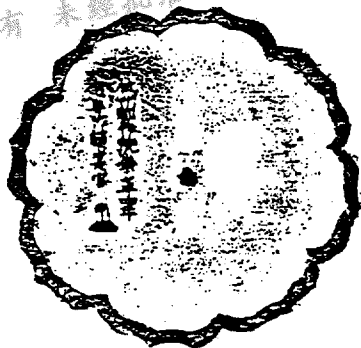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此鏡「辛酉年置」銘辭，不見著錄，輒近藏鏡之盛，莫如梁氏(上椿)，亦所未見。梁上椿《中國古鏡銘文叢譚(續)》云：「兩宋遼金諸代紀年銘，所見較唐為夥。泉鏡之作頗盛行，亦為頗堪注意之點。今將所見宋紀年銘，列舉如後：(宋)咸平三年庚子東京鑄錢監鑄造。(宋)皇祐四年壬辰六月作。(宋)元祐癸酉孟秋望鮑公浩依禪象以月近七寶裝嚴敬造大阿羅漢一十八身。(宋)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益都郝氏造。(宋)湖州鑄鑑局乾道四年鍊銅照子官鏡。(宋)湖州鑄鑑局乾道八年鑄鏡銅監鑄造工匠石八郎。(宋)戊申年造嚴氏置用。」(《大陸雜誌》第二卷第五期)此鏡之銘辭，乃得補苴紀年銘所未備，豈不可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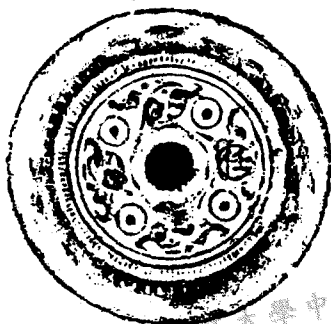
北宋杭州都作院鏡



直徑11.8cm

此器為六出荷花形，銘文「杭州都作院崇寧四年造弁作鏡寔官，(花押)」兩行居紐左。案《宋史·食貨下二》：「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舊皆有監，後廢之。」《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七葉四一)載一宋咸平三年鏡，其銘辭云：「咸平三年庚子東京鑄錢監鑄造。」(又見《小檀樂室鏡影》卷一頁七、《中國古鏡拓影》第一分冊葉十四圖七。)此器於杭州所鑄，當屬之鑄錢監，如咸平三年故事也。此不爾者，蓋杭州鑄錢監其時已廢焉。《宋史·職官志五》：「軍器監，元豐正名。始置監、少監各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監掌監督繕治兵器什物，以給軍國之用。器成則進呈便殿，俟閱試而頒其樣式于諸道。即要會州建都作院分造器械，從本監比較而進退其官吏焉。」是杭州都作院本分造器械，鑄鏡之事，殆兼為之耳。故其銘辭云：「杭州都作院崇寧四年造弁作鏡寔官。」是其事矣。銘後為花押，據《韓國斗銅鏡》(葉一八一圖一、二)所載兩器，銘辭皆作「杭州大陸家青銅照子」，有花押。同書(葉一八一圖三、葉一八二圖四、葉一八三圖一九四)所載三器，銘辭皆作「蘇州官出賣銅礪器物官」，有花押，是蘇杭所鑄之鏡率有花押焉。此器紀年銘，未見著錄，而其鏡式，殆即南宋以來紀名素鏡之所祖也。

北宋任氏倣漢四象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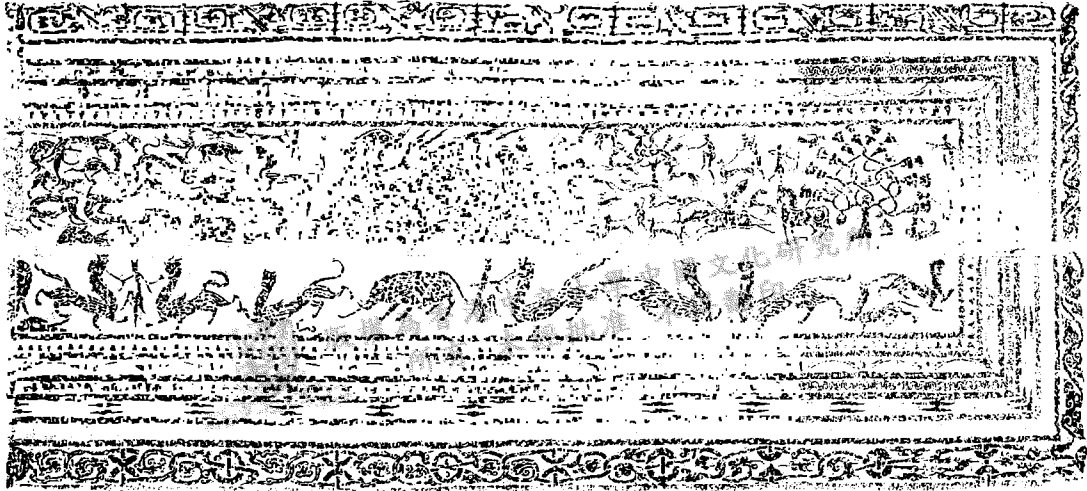


直徑8.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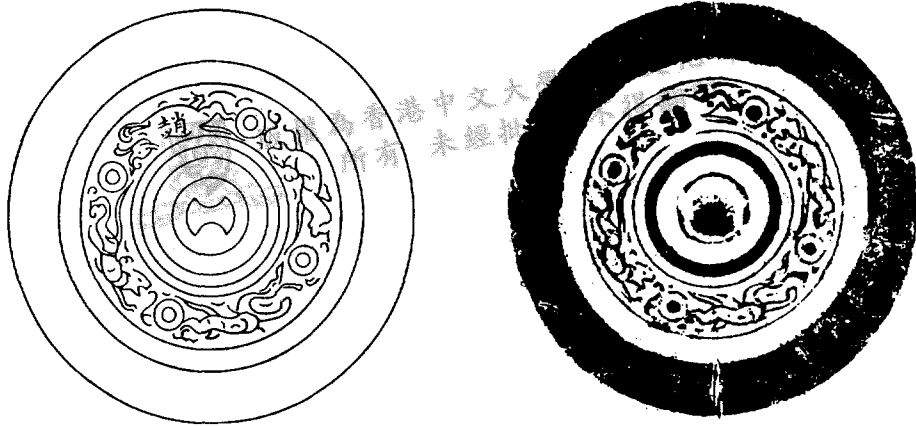
此器圓形，外區與內區之間，有一繩紋圈，內區四象四乳相間，有一任字印記。殆宋倣漢鏡之特徵，其風氣盛於北宋初葉也。羅振玉《鏡話》云：「宋鏡或取漢鏡為模範，間於花紋間加楷書印記，予所見凡數品，曰喬，曰蔣，曰曹，曰馬青，曰李記青銅，大率鏡工姓氏也。」羅氏所舉此類銘記，猶有未盡，詳梁上椿《中國古鏡文叢譚(續)》，茲不贅述。此器之印記，未見著錄，且鏡背以四象為紋飾，屬罕見之品也，以象為紋飾，西周銅器(乙公簋)已有之，見《商周青銅器紋飾》葉二一三。逮漢代畫像尤為習見，據《山東漢畫像石選集》所載，如圖版一四圖三一、圖版三〇圖六三、圖版六三圖一三九、圖版一〇八圖二四八、圖版一一五圖二六二、圖版二二六圖五三七之類皆是也。稽其紋飾，多近寫實，酷肖象形。惟同書圖版五九圖一二八及圖版一八四圖四二四所載象之紋飾已較為抽象，茲摭畫像如下：



前之一象著其象鼻，後之一象著其象牙，所以明其為象也，然猶未臻抽象之化境。又如同書圖版二二六圖五三七所載之象，畫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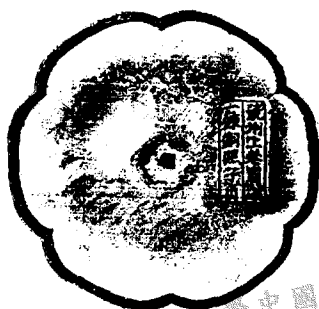


此類漢畫像之象因著其象鼻及象牙之故，然後顯其為象飾，如上圖所示，雖屬寫實，若去其象鼻及象牙，則似於野豬矣。惟古鏡之以象為紋飾，始極盡抽象之能事，《善齋吉金錄》(卷四葉十六)所載一宋仿漢四神鏡，鏡影如下：




諦審上器內區四獸之一，有趙字印記者，豈非抽象之象紋耶？知漢人四獸四神諸鏡已有以象為紋飾。然如此器之四象對列者，殆屬古鏡之罕品焉。縵庵有詩紀之云：「漢鏡流光在天壤，市場買得任家做。昨霄洗盡土花斑，燈下龐然躍四象。從知意匠古勝今，老眼不妨細細賞。」此器與諸家宋做漢鏡一例，皆出北宋初葉所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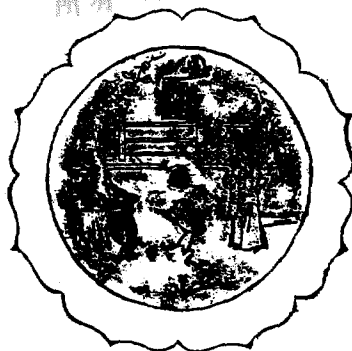
南宋饒州周家鏡



直徑15cm

此器六出菱花形，銘文「饒氏上巷周小一練銅照子」兩行，居紐右。與傳世之湖州鏡之鏡式及銘款如出一轍，殆受湖州鏡風氣所漸；而湖州鏡之名，已見於陸游《老學庵筆記》，足見湖州鏡之行於一時也。《中國古代銅鏡》(葉一九四)云：「饒州鏡，多葵瓣形，還有圓形。字號有饒州□家夫婦□銅照子，饒州葉家久煉青銅照子，饒州葉家青銅照子，饒州□家巷周小三煉銅照子，饒州新橋許家清銅照子。」饒州鏡之傳世者極罕，以上所舉諸家，惟饒州葉家久煉青銅照子及饒州新橋許家清銅照子銘辭，分別見於《石廬藏竟目》(葉二十五)、《善齋吉金錄》(卷四葉五十二)所著錄。至此器銘辭更可葆存南宋饒州鏡之史料。周小一與周小二，當為兄弟行，一居饒州之上巷，一居饒州之□家巷，同以鑄鏡為業者也。銘辭之後有花押作，為饒州鏡僅有之例，世不多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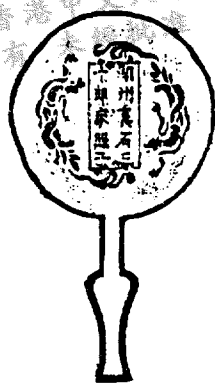
南宋湖州梅鶴人物鏡



直徑26.5cm

此器為八出菱花形，內區圓形，以圍景為襯託，綴以梅鶴人物，人物左右上半，漶漫不清。方框內銘文「湖州石家煉銅鏡子」兩行，居於鏡紐上端，石家二字，亦已漶漫，略存髣

髯而已。此鏡所鑄縵庵以爲即林和靖梅妻鶴子故事，是也。僕舊藏一燕山五桂鏡，鏡鑄一叟坐車上，五小兒嬉戲其旁，（說見《善齋吉金錄》卷四葉廿三）皆取材於人物故事之例。覈其形制，從未見著錄，殆極罕見之品。梁上椿《巖窟藏鏡》（第四集葉三至葉四）云：「湖州鏡之簡單樸素，實爲南宋工藝之顯著表現，均一律素地無文。」昔撰《南宋湖州鏡考》（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七卷），深然其說。頃縵庵爲僕訪得此鏡，方知素地無文之說，固非定論矣。又周世榮《湖南宋代銅鏡綜述》云：「湖南出土商品化銅鏡的名牌產品中有『湖州真石二十郎家照子』飛天圖銅鏡。」（見《湖南文物》1986年第一輯）此石二十郎爲湖州石家三十郎中之一，所鑄之鏡，正有紋飾。茲將其鏡影轉摭如下，俾知得諸考古發見之收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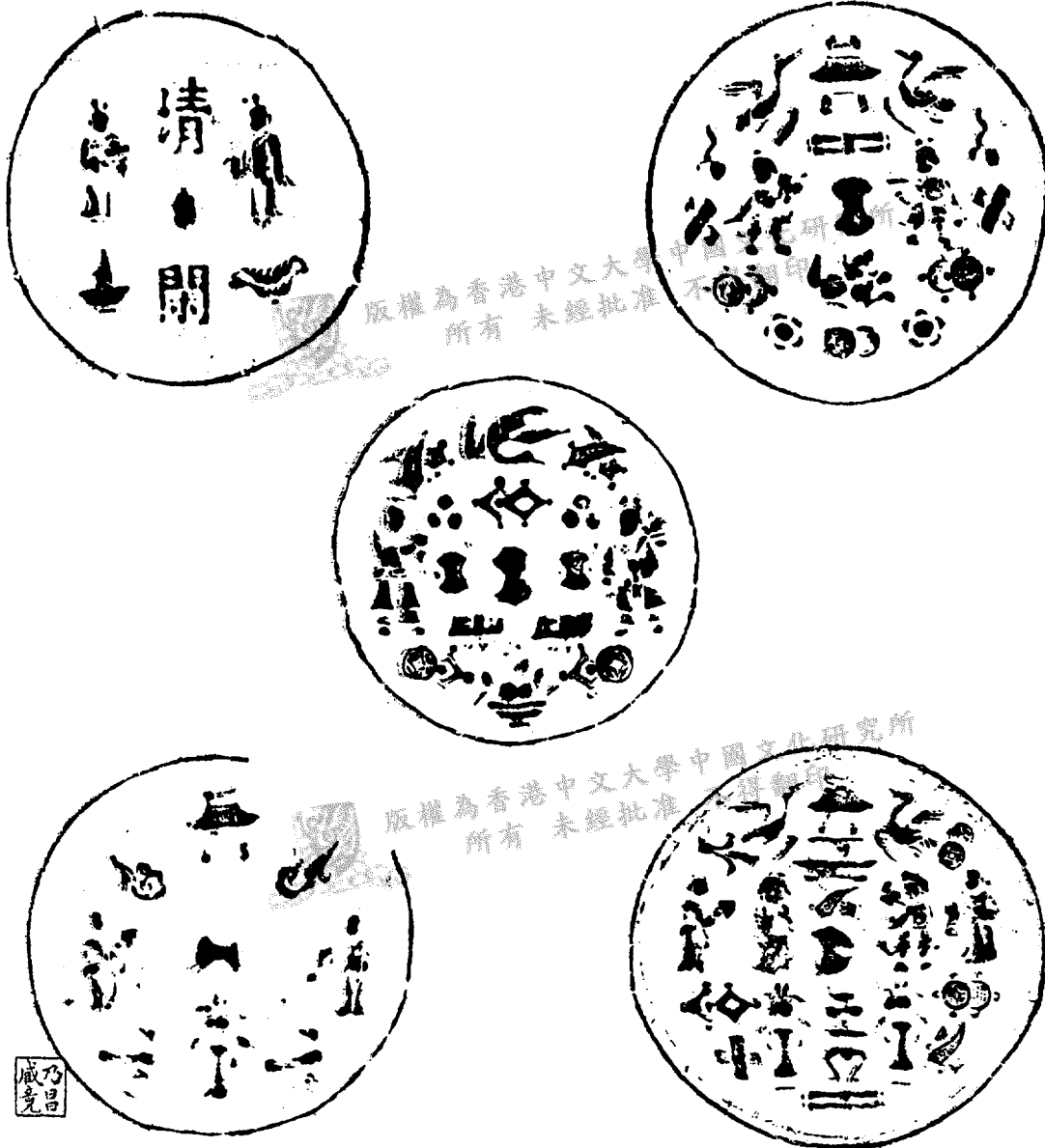
元神仙人物故事鏡



直徑6.4cm

此器圓形，邊緣深陷，紋飾凸出。紐之左右爲人物，紐上下方與紐連成一體，當即瓶花。紐下款識不詳何物。其紋飾究屬何意，殆難臆定，縵庵云是四喜，其說云：「有兒是

福，加冠進祿，瓶花獻壽，烏鵲報喜。」諦觀鏡紋，終覺未是也。稽其題材，介乎清閑及聚寶兩類鏡飾之間，茲據《小校經閣金文》(卷十六葉一百十、卷十七葉五)撫其鏡影如下：



劉氏(體智)斷其為唐鏡，惟覈以梅原末治《唐鏡大觀》所載，率無此類題材之製。拙藏之鏡及聚寶鏡，《澹廬藏鏡》(卷下)有之，其名目雖不同，而題材則絕相似。徐氏鑒次於宋鏡之後，未云屬何代之鏡，縵庵決為元器，審矣，殆即《中國古代銅鏡》一書所稱元代神仙人物故事鏡之比焉。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Explanatory Notes on the Mirror Collections of Kun-hsüeh Chai

(A Summary)

Yuen Ting Cheuk

The author has chosen seven bronze mirrors with special features from his own collection for study in the present article.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y are of historical value to the study of bronze mirrors. Among them, the Nan-Sung Hu-chou mei-ho jen-wu ching 南宋湖州梅鶴人物鏡 merits special attention. This mirror is a refutation of the generally held belief that all Hu-chou mirrors are undecorated. This finding, in the author's view, constitutes a great step forward in the study of bronze mirror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